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七十七回 王尚書計收禪師 木骨國拜進降表

詩曰：青綾衲衫暖襯甲，紅淺綠巾光繞齋。
禿襟小袖雕鷓盤，大刀長劍龍蛇插。
兩軍鼓噪屋瓦動，紅塵白羽紛相戛。
將軍恩重此身輕，笑裡鋒芒如一掐。
書生只肯坐帷幄，談笑毫端弄生殺。
叫呼繁鼓催上竿，猛士應憐小兒揭。
試問黃河夜偷渡，掠面驚沙寒霧霽。
何如大艦日高眠，一枕清風過蒼雪。

卻說王爺得了一夢，猜詳了一會，心上卻說明白了。怎麼心上就明白？王爺想道：「前日天師請下關元帥來，關元帥責令城隍菩薩，把塊豬肉塗了他飛鉞上的鬼嘴，故此飛鉞飛不起來，變不過去。我今日明明的夢見是個城隍菩薩，手裡拿的是片豬肉。這卻不是叫我也把個葷腥魔他的飛鉞。卻又說道：『小神以此得罪，元帥以此成功。』卻不是明白告訴我了。這就是城隍有靈，我們該過這個西洋木骨都東國了。」心上雖這等明白，事卻有些不同。城隍原是個神道，我們是個人，怎麼也過去塗得他的鬼嘴？卻又沉思了一會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。

到了明日早上，飛鉞禪師又來鬥法。天師又要出去，國師又要出去，王爺道：「俱不敢勞出去。」天師道：「事在九分九釐上，怎麼元帥阻人興頭？」王爺道：「做元帥的人，巴不得一戰成功，威加萬國，豈可阻人的興頭。只是這個僧家，也只有這些本領。」天師道：「他那兩扇飛鉞好不利害！不可說他只有這些本領。」王爺道：「橫來豎去，不過只是這兩扇飛鉞。連日間這等搬鬥，苦無大益，反長了他的惡。不如冷他兩日，他只說我們怕他，他卻志驕氣盈，不作準備。我們卻請天師、國師一同而去，再加幾員將官，內外夾攻，此必勝之策也。」眾人都不曉得王爺別有設施，只說是真話。王爺卻本等說得有理，都說道：「悉憑王老先生尊裁就是。」果真的，南船上一連三日，不見動靜。飛鉞禪師一連吵了三日，只是一個不理他。

卻說王爺辭了天師、國師，獨自坐在帳上，悄悄的傳出一道將令，著落四營大都督，四哨副都督，每營每哨各要草人兒一千二百五個，四尺多高，一尺五多大。頭上都要『勇』字紮巾，身上都要土黃單甲，內外衣服，腳下鞋襪，限盡日五下鼓來交，仍不許漏泄軍情，違者即時處斬。又悄悄的傳出一道將令，著落各游擊名下，要地羊一百隻，限次日五下鼓報完，仍不行漏泄軍情，違者即時處斬。四營四哨得了將令，連忙備辦馬草，紮做個人兒，塗著臉，戴起巾，穿著衣服，披了單甲，加上鞋襪之類，不消半日工夫，已經肅肅齊齊的，只等到五下鼓，交進中軍帳。王爺親自驗實，仍舊各人領回，約以令箭來取。

各游擊得了將令，要地羊一百隻，一時間那裡去尋？雷游擊說道：「我有一個妙計，一日之間，可以全得。」馬游擊道：「是個甚麼妙計？」雷游擊道：「帶著夜不收，假扮做個地方上人，開一爿羊肉店，高懸重價，不論山羊、綿羊、地羊，俱是一兩一隻。自古道：『價高招遠客。』番子們圖我這一兩銀子，蜂擁而來，卻不一日之間，可以全得。」馬游擊道：「好便好，只叫個『懸羊頭，弔狗肉』，到底不高。」黃游擊道：「我也有個妙計，不消半日之間，可以全得這一百隻。」馬游擊道：「你又是個甚麼妙計？」黃游擊道：「我有一個收魂訣，先捻起訣來，把那城裡城外的番子，害得他頭疼心痛，有病無醫。我卻走將去，假降一個邪神，說道這是一陣地羊瘟，都要牽只地羊還願，還一隻好一個。卻不一日之間，可以全得這一百隻。」馬游擊道：「好便好，要個道場在那裡？」黃游擊道：「就在東門外霞吧寺裡，包你就塞滿一寺。」馬游擊道：「好也不好，一寺狗其餘皆苟，到底是個假降邪神，不高。」胡游擊道：「懸羊頭的又不好，一寺狗的又不好，這不是個『作舍道旁，三年不成。』你把元帥的軍令，放在那裡？」馬游擊道：「我還有個妙的。」胡游擊道：「你是個甚麼妙的？」馬游擊道：「這是軍務重情，許你在這個地方上驚慌攪亂？我們這幾個游擊，分一半到竹步國去，分一半到止刺哇國去，多帶些人馬，多帶些弓箭，多帶些飛抓。都去遊山打獵一遭，不論獐、麂、兔、鹿、犬、羊之類，一概撈翻他來。射獵是我們本分內事，番子就不起疑。卻又把些野獸一概收來，番子越加不覺。密而有成，我的妙計才是妙的。」

胡游擊道：「此計是高，我們快去。」黃游擊道：「也不見得□分高。」馬游擊道：「怎麼不見得□分高？」黃游擊道：「你豈不聞『狡兔死，走狗烹』之說！」馬游擊道：「到那一步，且自由他，只講今日的軍令。」胡游擊道：「且來訛甚麼嘴？明日要地羊交，我們快去快來，不得一半。」好一伙游擊，一聲響，一半到竹步國，一半到止刺哇國。不消半日工夫，得了一二百隻地羊，除了獐、麂、兔、鹿，都還不在話下。到次日五更時候，都去中軍帳上報完。王爺又密傳一道將令，取過地羊的生血來，盡數注在酒罈裡面，明日五更時分，抬到崖上新營裡聽用。又過一日，一枝令箭，取到那一萬個草人兒，齊齊的擺在崖上。另紮一個新營，四周圍重重密布，只有頭上不許遮蓋。元帥號令，誰敢不遵？依時、依候、依令而行。

王爺卻請到天師出馬。天師也不解其意，帶子幾個道童，到了新營門口，看見上萬的官軍擺成陣勢，即忙來見王爺，說道：「啟元帥得知，那僧家兩扇飛鉞好不利害，這些官軍只怕不是他的對手，反受其災。」王爺故意的說道：「人多成王，怕他甚麼？我這裡一人賞他一甌酒，壯他的膽志一番。」即時傳令，取過酒來，每人每灌上一甌。王爺又傳下將令，都要滿飲。內中有不飲的，許澆在他的頭上。一會兒，賞遍了酒。王爺回營，天師叫道：「你們眾人都要仔細。」

道猶未了，飛鉞禪師帶了尊者，早已走出城門來。抬頭一望，看見有無萬的官軍擺成陣勢，當頭騎馬的又是天師，他心上就狠起來，說道：「殺人先下手，遲了便遭殃。」一連把兩扇飛鉞抓翻起來。那一扇雄鉞竟奔天師。那一扇雌鉞一變□，□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上萬的飛鉞，竟奔那上萬的官軍。那扇雄鉞舞了一會，不得天師到手，也翻在官軍陣裡來。禪師心裡想道：「今番卻切了那上萬的頭來，卻是一場老大的功績。」那曉得那些飛鉞，有一扇就砍翻了一個頭，只是一扇扇的弔在地上，再不起去。禪師沒奈何，連忙的念咒，咒也不靈；連忙的捻訣，捻訣也不靈；那些飛鉞只是一個不起去。禪師不得這些飛鉞起去，就是討飯的弔了碗。天師一匹青鬃馬，一口七星劍，劈頭劈腦砍得去，又且狠。禪師抵敵不住，只得抽身轉去，進了城門。

天師也帶馬回轉來，坐在馬上，只看見那些官軍直挺挺的站著，身也不動，心上老大的犯疑，卻自走進營裡面，下馬一瞧，原來那些軍，那裡是個軍？外面都有些皮面，肚裡卻是一個草包！再到上瞧，那些飛鉞，那裡有半個影兒罷？天師心裡想道：「今日的事，就有好些見鬼。分明一個軍，卻不是個軍，是個草包！分明上萬的飛鉞，都不見個飛鉞。是場空。好笑！好笑！不免去見王爺，問個端的。」

剛剛走上中軍帳，只見階下跪著精赤撻撻的兩個和尚，公案上一對饒鉞兒，卻象那禪師的飛鉞樣子。王爺喜孜孜近前迎接，說道：「多勞天師大駕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今日懵然無知，敢勞王老先生見教一二。」王爺道：「天師問那一樁事？」天師道：「那上陣的官軍，怎麼都是草做的？」王爺道：「是學生一個拙計，束草為軍，假以賞酒為名，都淋上一碗狗血，魔污那些飛鉞，故此今日成功。」天師道：「這公案上敢就是那扇飛鉞麼？」王爺道：「是也。那些飛鉞受了魔污，卻都飛不起來，現了本相。學生先差下了周參將在一邊伺候，天師正然追趕那僧家之時，這邊已自拾將回來了，故此放在公案上。」天師道：「那階下跑著是兩個甚麼僧家？」王爺道：「左邊就是飛鉞禪師，右邊就是陀羅尊者。」

天師先聽說道草軍，聽說道飛鉞，都還不至緊，及至只說道階下就是禪師！就是尊者！心上好一吃驚，想說道：「王爺終不叫個鷓鷹叨得他來？」越發不敢開口動問。王爺道：「天師老人家，你不要吃驚。是我學生先前差下了王明、黃鳳仙，坐在飛龍

寺裡，料然他輪陣而歸，一個人只一條索，輕輕的牽將來，不費費絲毫之力。」天師道：「好王爺。果然是：

今代麒麟閣，何人第一功？開府當朝傑，論兵邁古風。清海無傳箭，天山早掛弓。胡人愁逐北，苑馬又從東。勳業青冥上，交情氣概中。」

王爺道：「過承褒獎，愧何敢當！」

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木骨都束國國王同著竹步國國王，又同著卜刺哇國國王，三個番王一齊在帳外投遞降書降表，進貢禮物。」元帥吩咐把這兩個僧家帶過一邊，叫三個番王進來見禮。三個番王見了二位元帥，不勝戰慄之至，磕頭禮拜。元帥道：「請起來，不要行這個禮。」過了一會，三個番王辭色定了些。元帥請他坐下，說道：「我天兵西下，原是撫夷取寶。何為撫夷？安撫你們夷邦，各沾我天朝王化，何為取寶？我天朝原有一個傳國玉璽，陷在西洋。倘在你們那一國，取他回去。自此之外，別無事端。我先有個虎頭牌傳示你們，你們怎敢這等執違，稽遲我的歲月？」三個番王一齊陪禮。那兩個番王說道：「非干小國之事，只因木骨國王。」木骨國王說道：「非干小國之事，只因那兩個僧家再三勉強。」元帥道：「那兩個僧家已自擒拿在這裡，罪有所歸。輕恕你們罷！只是自今以後，要曉得我天朝如天之有日，豈可違背！」三個番王又一齊的陪禮，說道：「自今以後，再不敢違背。」遞上一封降表，元帥吩咐中軍官收下。又遞上一封降書，元帥拆封讀之，書曰：

木骨都束國國王麻里思，同竹步國國王失里的、卜刺哇國國王力是麻同再拜，奉書於大明國欽差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：側聞惟天有日，惟民有王。上下之分既明，事使之義斯定。遠人未服，王旅徂征。迎敵鼓行，靡待前茅之僕；擒囚歸報，遂成獨柳之誅。華夷由此以知威，天地為之而卷侵。某等三生有幸，寸朽不遺；是用稽顙以來，不敢蹈怒之故智。仰祈海納，俯鑒汗私，不任激切屏營之至。

書畢，又獻上進貢禮物。元帥吩咐內貯官收下。接過禮單，三國共是一單。單上計開：

玉佛一尊（色如截肪，照之皆見筋力，如生佛然），玉圭一對，玉枕一對，貓睛石二對，祖母綠二對，馬哈獸一對（狀如麝獐），花福祿一對（狀如花驢），獅子二對，金錢豹一對，犀牛角□根，象牙五□根，龍涎香□箱，金錢二千元，銀錢五千元（俱有國王名號私記），香稻米五□擔（其稻最香，每顆長可二寸），香菜□品。

元帥看了禮單，說道：「多謝厚意。」即時取過冠帶、袍笏之類，各回敬一套，三個番王拜受而去。

一面記功，王爺第一功。一面筵宴，大賞三軍。一面請過天師、國師來：「怎麼發落這兩個僧家？」國師道：「看貧僧薄面，饒他兩個罷！」元帥道：「雖是饒他，也要說他知道。」國師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

即時叫過那兩個僧家來，帶了圓帽，穿了染衣、僧襪、僧鞋，一切齊備。國師道：「你兩個人今日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元帥要依律處斬，我說你們都是我佛門中弟子，饒你們罷。」禪師道：「千載奇逢，得這等方便，感謝不淺。」國師道：「你原是那裡人？」禪師又把個哄關爺的謊扯起來，說道：「實不相瞞。弟子是漢末三分時人，在漢明帝的鎮國寺裡出家。」國師道：「既在中國出家，怎麼又在這個西洋地面修煉？」禪師道：「弟子為因鎮國寺附近汜水關，關雲長辭曹歸漢，來到關上，把關官吏埋伏火燒之計，是弟子漏泄於雲長，以致關雲長斬關而去。弟子怕有後禍，衣鉢雲遊，不覺的游到極樂國界上齊雲山碧天洞，是弟子愛他清淨秀潔，故此住下在那裡。」國師道：「你從中國游到極樂國，也游遍了好些名山。」禪師道：「三□六洞天，一一都游到。」國師道：「你不要弔謊。」禪師道：「怎麼敢弔謊？」

國師道：「你既是不弔謊，數來我聽著。」禪師道：「佛爺爺請坐下，待弟子數來。第一是霍僮山，名為霍林之天，在福州府長溪縣。第二是東嶽泰山，名為壺杓太空之天，在兗州府泰安縣。第三是南嶽衡山，名為朱陵太虛之天，在湖南衡陽府衡山縣。第四是西嶽華山，名為太極總仙之天，在華州華陰縣。第五是北嶽常山，名為太乙總玄之天，在定州常山縣。第六是中嶽嵩山，名為上帝司真之天，在洛京王屋裡。第七是峨嵋山，名為虛靈太妙之天，在嘉州峨眉縣。第八是廬山，名為仙靈詠之天，在江州潯陽縣。第九是四明山，名為赤水之天，在明州。第□是陽明山，名為極玄之天，在會稽縣。第□一是太白山，名為真德之天，在長安。第□二是西山，名為天寶極真之天，在洪州南昌縣。第□三是小瀋山，名為好生玄尚之天，在潭州澧陵縣。第□四是灊山洞，名為灊真高詠之天，在潛山縣。第□五是鬼谷山，名為太玄司真之天，在信州貴溪縣。第□六是武夷山，名為升真元化之天，在建寧府崇安縣。第□七是玉筍山，名為太玄秀髮極樂之天，在臨江新喻縣。第□八是華蓋山，名為容成大玉之天，在溫州永嘉縣。第□九是蓋竹山，名為長耀寶光之天，在臺州黃岩縣。第二□是都嶠山，名為玄實之天，在容州普寧縣。第二□一是白石山，名為瓊秀長真之天，在容州。第二□二是勾漏山，名為玉闕寶圭之天，在容州北流縣。第二□三是九嶷山，名為朝真太虛之天，在道州延康縣。第二□四是洞陽山，名為洞陽隱觀之天，在潭州長沙縣。第二□五是幕阜山，名為洞真太玄之天，在鄂州平江縣。第二□六是大西山，名為大西玄妙之天，在辰州。第二□七是金庭山，名為金庭崇妙之天，在越州剡縣。第二□八是麻姑山，名為丹霞之天，在建昌府南城縣。第二□九是九仙都山，名為仙都祈仙之天，在處州縉雲縣。第三□是青田山，名為青田大鶴之天，在處州青田縣。第三□一是鍾山，名為朱日太生之天，在升州上元縣。第三□二是良常山，名為良常方會之天，在潤州名容縣。第三□三是茅山，名為華陽之天，在句容縣。第三□四是天目山，名為太極玄蓋之天，在臨安府餘杭縣。第三□五是桃源山，名為馬娘光妙之天，在鼎州武陵縣。第三□六是金華山，名為金華洞元之天，在婺州金華縣。」

國師道：「原來你這行僧家是箇至誠的，果是游遍名山，有些道行。」禪師道：「不但洞天福地，就是色界□二天，無色界□四天，欲界六天，無欲界六天，弟子都也走過來。」

國師道：「這是真的？」馬公道：「難道是真！你既是走過來，也數一數兒，只當見教咱們一番。」禪師道：「弟子就數來：越衛天、濛翳天、和陽天、恭華天、宗飄天、皇笏堂耀天、端靜天、恭夢天、極瑤天、元載天、孔昇天、皇崖天，這是色界□二天。極風天、孝芒天、翁重天、江由天、阮樂天、雲誓天、霄度天、元洞天、妙成天、禁上天、常融天、玉隆天、梵度天、賈奕天，這是無色界□四天。黃會天、玉完天、何童天、平育天、文舉天、摩夷天，這是欲界六天。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須臾摩天、兜率子天、樂變化天、他化自在天，這是無欲界六天。佛爺爺在上，弟子饒舌了。可說得是麼？」

國師道：「句句說得是，再不消說。這如今你還到那裡去？」禪師道：「弟子還歸碧天洞裡去。」國師道：「你自去罷。」禪師道：「弟子還有一事，稟告佛爺爺：弟子來時是雙飛鉞，弟子去時沒雙飛鉞，卻就行不動了。望乞佛爺爺把飛鉞還與弟子去罷。」國師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你有這個飛鉞，久後必定為非。」禪師道：「自今以後，再不敢為非。」國師道：「再不消說這個飛鉞，我自有用他之處。你都站開，待我出去。」

國師連移幾步，出到船頭上，叫聲雲谷：「拿過那兩扇飛鉞來。」你看國師老爺大顯神通，一手拿著鉢盂，一手接著飛鉞，照著鉢盂裡面吹上一口氣，把個三昧真火放將出來，即時間鉢盂裡面火燄騰騰，紅光閃閃。好老爺，不慌不忙，卻把扇飛鉞放下火裡去，只聽得劃劃喇喇，如迅雷奮激之狀。響了一會，火黏了飛鉞，飛鉞黏了火，漸漸的熔成一家。老爺不慌不忙，又把扇飛鉞放下火裡去，又是這等劃劃喇喇，象個雷公聲音。響了一會，火又黏著他，他又黏著火，漸漸的也溶成一家。老爺卻拿起個鉢盂來搖兩搖，晃兩晃，那鉢盂裡面就是九轉金丹，霞光萬丈，紫霧千條。老爺口裡念說道：「乾、坤二象，相生相剋。」道猶未了，把個鉢盂裡面的金丹，照著船頭下瀉，瀉將下去，就象個建瓴瀉水，溜溜兒一線之長。只有許大的鉢盂，只是兩扇的飛鉞，能有多少銅鐵？瀉來瀉去，左瀉右瀉，瀉一個不了，瀉一個不休。大約之間，瀉了兩個多時辰。你說瀉出個甚麼來？瀉出象個繫馬柱兒金晃晃的一根銅柱。瀉到臨了，老爺收起鉢盂，連打三個問訊，叫上三聲「阿彌陀佛」，那根銅柱連長了三丈多長。銅柱上面，一個寶

蓋。銅柱身上，四面八方，每方面上都有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個大字。假饒匠人鑄刻，也不能勾這等精細。

這根銅柱不至緊，永遠鎮守在那海口上，傳流萬萬世，老爺功德就在萬萬世，直與天地同休！那一隻番船不念道：「這是大明國國師撫夷取寶留下的遺蹟。」那一個番國不傳說：「木骨都束國有大明國國師撫夷取寶留下一根銅柱。」

飛鉞禪師說道：「佛爺爺在上，弟子的飛鉞，多謝佛爺爺得到了圓滿。只是丟下弟子在這裡，怎得個返本還原？」國師起眼一瞧，不見有些甚麼，只見船頭上有根鎖錨的棕纜。國師道：「也罷，那僧家，你自家到纜上取過一根棕來。」禪師聽見國師開口，就是捧了一道赦書，連忙的走到纜上去取根棕。那曉得那根棕纜用了這幾年，磨上磨下，磨得精光，倒有根棕皮罷。沒奈何，把個指甲去挑，挑得一節兒，不過一寸多長。遞上國師，國師拿在手裡，念上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雙手一掣，一寸棕早就長做一丈。國師道：「那僧家，你騎在上面罷。」那禪師不勝之喜，磕了幾個頭，一騎騎將上去。國師又念聲「阿彌陀佛」，吹上一口氣。這一口氣不至緊，那根棕那裡是根棕，有頭有角、有鱗有翼、九色成文，一躍而起，原來是條龍！一邊駕霧，一邊騰雲，冉冉兒望西去了。

尊者道：「佛爺爺在上，弟子的師父多謝佛爺爺超度去了，丟下了弟子在這裡，進退無門。伏乞佛爺爺一視同仁，一發超度了罷。」國師老爺高張慧眼，說道：「朽木不可雕也！你原是個鬼精，在佛爺爺蓮座下偷飯吃的，怎麼也要超度？」尊者道：「千載難逢，望求佛爺爺設法超度罷。」國師道：「一個超度，怎麼設得法哩？也罷，也是你相逢我一遭。我有這根銅柱在這裡鎮守，你就做個銅柱大王，協同鎮守罷。」尊者磕個頭，剛爬起來，國師老爺照頭上呵一口氣，呵得個尊者一跳跳起來，就有一丈多長，渾身上下將軍打扮：頭上一頂盔，身上一領甲，腳下一雙紮[革翁]鞋。尊者道：「佛爺爺，這卻不是弟子的本行了。」國師道：「妝神象神，妝鬼象鬼。你既是叫做大王，就要象個大王的樣子。偏是光著頭，捧著瓢，倒反好些？」尊者得了這一番點化，心上卻就明白，連聲叫謝而去。二位元帥道：「他兩個人都是一樣僧家，怎麼國師老爺兩樣超度？」國師道：「各有一個道理。」

畢竟不知是個甚麼道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